

我的乡土

一个画家的乡村三年

用文字和画笔展现近百张中国面孔 变革中的乡村 农民的命运

谢宏军 著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的国



我的乡土 我的国

谢宏军 著

我是自己速写的观看者

我时常翻看这些作品

举得高高地端详

力图找到更确切的表达方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乡土我的国 / 谢宏军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6

ISBN 978-7-5502-0691-5

I. ①我… II. ①谢…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5724 号

我的乡土我的国

作 者: 谢宏军

选题策划: 铁葫芦图书

责任编辑: 孙志文

特约监制: 阿乙 王二若雅

特约编辑: 邓安庆

封面设计: 后声文化

版式设计: 李春永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0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8.25 印张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0691-5

定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000

目 录

王安忆：人间疾苦	
——读《我的乡土我的国》	001
陈丹青：素描与同情	007
陈丹青：再序《我的乡土我的国》	011
神医孙兆生	015
老将军	021
欢喜奶奶	025
“小和尚”	029
一个中学女职工	039
老童	043
识事刘二	047
县城富豪	053
“蒋委员长”	057
乡村老妇人	061
他们（一）	063
经历战乱的老太	067
满怀信念的她	071

他们（二）	075
古老的箴言	077
病中村姑	079
中年汉子	081
语文先生	085
他们（三）	087
无题	091
吟咏《洛神赋》的女人	095
有八位儿女的老太	099
爱赌的老贾	103
落下病根的女人	107
不懂他们的我	113
老煤头	117
无画的一天	121
随感（一）	125
随感（二）	129
独行客	133
老陈	137

鸡蛋女人	139
怕做野鬼的老太	141
买来的媳妇	143
老穆	145
邵	147
心病	148
不要向医生诉苦	149
各种诊所	151
笑	154
我要回家去	155
病房眷恋	156
老	157
郑老大	159
胆小的二勇	161
患病习惯	162
农民最需要健康	163
招人喜的孙兵兵	165
剽悍薛三	169

新爸爸	170
老毛	171
诊所吵架	173
多才女婿	175
冯奶	177
她还很年轻	178
观察者	179
乐观老太	180
老来伴	181
农村妇女	182
“鼠蹊”病	183
孤寡老年	184
王大爷	185
“猫”老头	187
乡下修行人	189
乡办临时工	193
伤寒患者	195
老孙治病（一）	199

老孙治病（二）	203
“鬼抱头”	207
赤脚医生老孙	209
随感（三）	211
随感（四）	215
我的宗教观	217
少女的脸	221
手	223
独特性	227
重回诊所	231
个人与群体	233
诊所笑谈	235
答学生问	239
孙兆生在南京	242
后记	251

序一

人间疾苦

——读《我的乡土我的国》

王安忆

书中，本只是为素描所写的这些解说性的文字，现在看来，其实是可当做小说读的，这个诊所被描写得相当人性。前来诊治的人们，似乎很少有通常的确切的病名，而只是受着一种漫无边际的病痛折磨。而医生呢，也是以生活经验的方式解释病理，比如对那个女病人小芒，在一所市级中学里搞后勤的，书中这么写道：“医生知道她的病根全在嫉妒太多，引起内分泌失调，长期下去，心中窝着闷气，病愈会遥遥无期。”因此，这里的病和治疗，就都含有着人生的广义，不只是医学范围内的事情了。

诊所里的病人多是农民，读书不多，他们对病的认识缺乏科学依据，倒更接近于从文学出发，有着人文的色彩。比如那个建淮乡妇，得的头痛病。疼的部位在太阳穴，绕耳前后，疼时眼珠子似乎都要鼓出来，乡人们叫做“鬼抱头”。她因此十分不安，为澄清自

己，四处与人解释，“我头痛发作的时间都是在夏天中午的太阳光下，鬼都在晚上出来，天一亮就跑掉了，我不是鬼。”医生驳斥这理论的根据，也很文学，“你那破庄上能有什么有名的鬼。”又有一个老耿得的是“鼠蹊”病，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病，学名又叫什么，形容则十分古怪，颇像鼠精附身，“他喘气时有吱吱声，好像老鼠的声音，他下意识地看看阴暗的角落，小眼睛像老鼠一样明亮……”还有老毛，发病的地点在自家屋外的过道上，家人说：“总是在这屋门口，总是在这场院上，栽倒过好几个祖先……”这种奇病和奇谈，大约只会发生在偏僻的乡间。在那相对的封闭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保存有自生自灭、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残留着东方神秘主义的遗痕。你可以说是迷信，可是，其中多少有着些一元论的世界观呢！将精神和物质视为一个整体，外界和内界也视为整体，互相对应着。

在这诊所里，病不仅是器质性的，而且与精神大有关系。人的性格、气质、遭际、命运，以及地理的位置、历史的沿袭、自然生态、民情风俗，全在此体现出来，所以在这些病容里就浮现着人世的疾痛。其中那个外号“小和尚”的青年小王，与南京下放的一对知识青年的女儿恋爱，两人都是优生，进了宝塔尖的市立中学，前途很光明。不料女孩子随父母回了南京，从此音信杳然。于是，青年小王服了安眠药。文字里说：“在乡村，为情自杀多是女性，而小王是独苗男儿，却要为一女子送命。”这大半是读书的结果，学会了个体的独立性，又学会了用情，青春就变得戏剧化了。可是，“安

眠药没能使他长眠，却改变了他的功能结构，产生了病，通身从此血流不畅、躁闷发热、手脚冰凉、突发奇想，乡人们称为癔症。”“小和尚”的病是这样，他的人又是怎样的呢？他在诊所里，是个招人非议的人物。乡人们一是怜悯他的父母，以为他不肖；二是讨厌他的自大，以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就不把人放在眼里。其实呢，他在世事方面浅薄得很，称得上无知。倒不是不聪明，而是自私，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是个读书读坏了脑筋的人。但他毕竟还是孩子，因此，就有他率真的一面，要不，也不会甘愿为个女子服安眠药。当画家为他画肖像时，“他是极其严肃的，一动不动，我不走开他是决不站起的，别人再闹也不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当然，别人被画，他是不满的，酸叽叽地，不是挖苦，就是捣乱。他的病症其实无一不是表现出发育不平衡的心智和盲目的精力。

和“小和尚”相反，刘二却是个“不识字但识事”的人。刘二是个水产商贩，他贫苦出身，吃得起苦，受得起罪，头脑精明，毫厘必计，“一千块要挣，一分钱也要挣”。但他又不是不大方，夫妻闹离婚，房屋财产全给了老婆，他净身出屋，再一次白手起家。有一回，有人欺他不识字，骗他说博物馆是博物宾馆，刘二竟认真，要进去接洽买卖。这样一个勤勉的生意人，病是在腰、腿、颈椎。这都是拘紧着发力的部位，偏倚地使用。不像田里劳作的人，都是撒开手脚，用力平均，筋络倒放松了。尤其是颈椎的病，倒像是个用脑的知识分子，你能说刘二不用脑吗？生意场上多少风险，刘二的原始资本又都是血汗钱，再豁达也要动心思。不是不敢赔，是赔

不起。不过，他正直，挣的是辛苦钱，又没有“小和尚”那么些虚情，感情是简单的，心思也是简单的，所以，就没有心病，也没有直接的脑病。

还有一个患颈椎病的，是个老革命，他的颈椎病比刘二的要更多些思想的涵量。作者写实性地描绘他的脸相，“老头眉阔眼细，几撮浓密的彩眉如剑一般射出……他的嘴角下撇，拉下腮上苍老的肌肉……”这个曾经有着戎马生涯、官至县级的八十岁老人，坐在诊所中的农人堆里，保持着沉思默想的表情，有多少往事和感慨从他脑子里汹涌地过着，衰老的退行性的颈椎当然承受不了，于是，供血不足。

小男孩孙兵兵是病人中最遭罪的人，可是他最安静。他患的是肌无力，十来岁的年纪，就生了十来年的病。儿童生病是最令人感动的，就像文字写的：“在他的眼中病人就是人类。”他们没有旁的经验，以为生命就是这样受苦，所以他们就承受下来，不会抱怨，他们连抱怨都还没来得及学会呢。他们的忍耐力是超过任何一个健康的成人，不是因为坚强勇敢，而是负责，给予他们的，他们必须接受。他们的安静几乎是神圣的了。文字里简约地写道：“小兵兵没什么娱乐，偶尔玩个气球，吃碗豆腐脑。最快乐的是趴在床上喊孙先生（诊所的医生）的小孙女玩……”

老童这个人，也有着较为抽象的含义。他和孙兵兵一样，代表着受苦的人世，以及隐忍的人世。他所以叫“老童”，是因为他单身，乡间叫“童儿”，这名字在他这样的年纪，多少是有些辛酸了。

单身的他，在家族中心的乡间，地位就已经是卑微的，再加上贫穷、颠沛，就更加不起眼了。作者写他的衣着破烂，“一般来说，这个年纪的人不应该再穿这么破旧的衣服，抹布一般扭在腰部”；写他的一只宝贝塑料袋，“来时去时总把一个旧塑料袋挟在腋下，小心地放在病床里角，他是不会忘记拿走的”；还写替他画肖像的困难，“只要哪边有人说话，他马上就被吸引过去，并迅即出现真诚的笑脸。”文字里并没有提他的病，可也不需要了，他周身都是无意识的习惯了的病痛。和孙兵兵的无意识不同，孙兵兵是先天，与生俱来的病痛，所以精神是完好的，是纯洁的受苦。而老童，却是后天磨出来的病，无处不留下损坏的痕迹，颜色也褪旧了。前者是诗，后者则是现实，但他们同样唤起着悲悯的感情。

这本书，使我想起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诊所里的病苦的人，身受着一种比疾病更具有普遍性的煎熬，它真的有着“人间”的面目。并不是说人间尽是受苦，而是苦比快乐更加尖锐地触及和唤醒人的知觉，使人体验自身存在。作者写道，诊所中有一位老妇，“她怀着复杂的心情要求医生把老头子弄死，免得他活受罪。”又写道，诊所里的一种流行的经验，“第一回得病还没什么，吃点药就好了，可从第二次开始，患病就成了习惯。”还有，不晓得是病人中的哪位智士指出：“你们不要每天向医生诉苦，若是犯人都向公安局诉苦，那成什么样子了。”受苦是这诊所里的日常生活，忍耐也就是了。病苦是那样直接地指向我们的感官，是人生最里的一层触觉，经验中真实的体验。它确定无疑地道出存在的沉重的性质，再怎样超然，

也无法自欺，唯有在全部的承担之下，开拓正面的挺进的出路。

大约是学习西画的影响吧，这些文字有着欧式古典的写实风，它刻画出一张张苦脸，还有文字边上，直接从炭笔底下呈现出来的面容，向我们述说着他们的折磨和觉悟。于是，有一股哀伤的同情，升起在我们的心中。

2000年7月6日上海

序二

素描与同情

陈丹青

去年春天，谢宏军从苏北平原来到北京，取出一大叠脏兮兮的铅笔素描给我看，画的全是他老家的乡亲。才看几张，我就立刻拿到我适在代课的进修班和二十多位各地来的同学一起看。这批朴素的写生同今天市面上争奇斗俏的画作全不相干，同教室里的人体作业搁在一块儿也好生触目。看着纸面上一张张农民的苦脸，大家喃喃说好，放下了又拿起来，一片静默。

我猜出这静默的意思：久违了！竟还有人在描写农民！我们又在绘画上见到了人的卑微，卑微的人。

谢宏军，八十年代末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曾受到老师丁方的初期画风的影响，简括夸张，然而不及他的老师。日后盲流

北京，和不少同代画家一样，一度迷失于含混的风格主义。到了而立之年，无职无业，他回返老家淮安市，终年在田野里写生，以绘画的热情与苏北的寒风相周旋。当年，米勒也曾迷失在巴黎，有一天，他在画店窗口看见自己画的裸体画，醒悟到那不是他要做的事情，米勒流下泪来，发誓回老家走他自己的路。

不过，结庐耕种兼为艺术家其实是古人的福分，淮安可不是米勒的巴比松。宏军得以在故乡继续抽烟画画，是幸有贤妻与岳父的仗义，然而前景如雾。走在这样的人生路上，愁闷失意的画家自然而不自然地自比凡·高，挤出浓厚的颜料在画布上肆意涂抹，被大自然的暑往寒来与他自己的命运感动了。可是，苏北平原再像凡·高徜徉的阿尔，毕竟不是阿尔；淮安的乡亲和凡·高笔下的农民一样善良辛苦，也到底不是荷兰人、法国人。谢宏军返乡后的大量油画，只能聊当凡·高式的自我注解，到底不能及于凡·高。

他苦恼了，为生计窘迫，也为艺术的困境。

人的救赎，艺术的转机，往往是苦恼逼出来的。孟德斯鸠有言：“人只有在痛苦之中才更像个人。”——在乡村诊所的候诊室里，长年坐满了苦候就医的病患者，他们枯坐着，或倒卧着，呻吟辗转，皆尽呈现了“人”的苦相。平日里，谢宏军的心思是去田野作凡·高式的风景写生，现在，这些形同蒿莱的生命忽然打开了他的画眼，他开始用铅笔写生，一发不可收拾，憬悟到那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题旨。在这批活生生直见性命的素描中，他总算忘记了大师，而本乡本土的草民反而引领着他的画笔，与米勒和凡·高的真正精神

不期然而相会合了。

凡·高尊崇米勒，米勒与他画中的人物不隔，他自己就是农民，凡·高与太阳、泥土和向日葵不隔，只当那就是他自己。当淮安子弟谢宏军执迷于凡·高时，再怎样心诚意正，总不免与偶像的画路难以相通，彼此有隔。现在，他以初学般的虔敬之心，一五一十地描写淮安乡亲哀戚的眼神和满面皱纹。当他的感应全然交付给他所描绘的对象，对象遂以无保留的生命细节来报答他的纸笔。而在我看来，这批素描的最可宝贵的品质，乃因作者的同情。

“同情”，我们通常解作“将心比心”，是指对于他人的怜悯；在艺术中，就高的意义而言，则“同情”的真意是作者并不自视为“他者”，将自己与描绘的对象隔开。我怜悯穷苦人，当年在苏北落户的愁闷岁月中也画过当地的村民，可是与谢宏军比较，我与乡民毕竟总有一层隔，日后我画藏人更属于远来的“他者”。宏军的这些素描是画到哪里都能自然而然地多一分质朴，多一分真切，仅只这一分，我就越不过去，即便心诚意正，终究不及他。他与画中人同根同在，彼此间自有无可替代的天然的渊源，他为病患者撰写的文字肖像其实就是他的家常自传。一句话，他根本就是画里的人。

这一组肖像系列超越了写生习作，刻骨铭心，本身即已是完满的题旨。谢宏军不是才子型的画家，也因此，我格外地羡慕他落笔的拙朴淳厚。这份朴厚，在我记忆中唯见于王式廓先生的陕西农民写生，而人物的情境尤带出珂勒惠支笔下的况味：悲苦、绝望、望之辛酸——然而，珂勒惠支与王式廓如今都是不合时宜的名字，都